

宋家王朝

〔全譯本〕





宋 家 王 朝

〔全譯本〕

斯特林·西格雷夫 原著

星光書店出版



美國大使赫爾利處理中國問題，堪稱具有卡斯特將軍的一切手腕和技巧。這是他在國共重慶談判時期和毛澤東的合照。



由於蔣夫人訪美，結果使珍納特（孔令偉）有機會結識克勞德特·柯爾伯特，瑪麗蓮·第德里奇和瑪麗·比克福特。孔小姐的裝扮使羅斯福總統稱她為「我的小男孩」。



這是參加開羅會議時的留影，也是最廣為宣傳的一張照片。看上去好像邱吉爾和宋美齡相處得很不錯；而羅斯福和蔣介石也彷彿談笑風生。但是，實際上，蔣並不會操英語，而邱吉爾會強烈反對蔣氏夫婦出席開羅會議談判。



宋子文夫人蘿拉以典型的宋氏家族的姿態，在戰時為統一中國而募捐。這是她坐在敬慕她的美國空軍上將「哈普」·阿諾德與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溫代爾·威爾基之間的情景。美國給予中國的經濟援助中有幾百萬美元下落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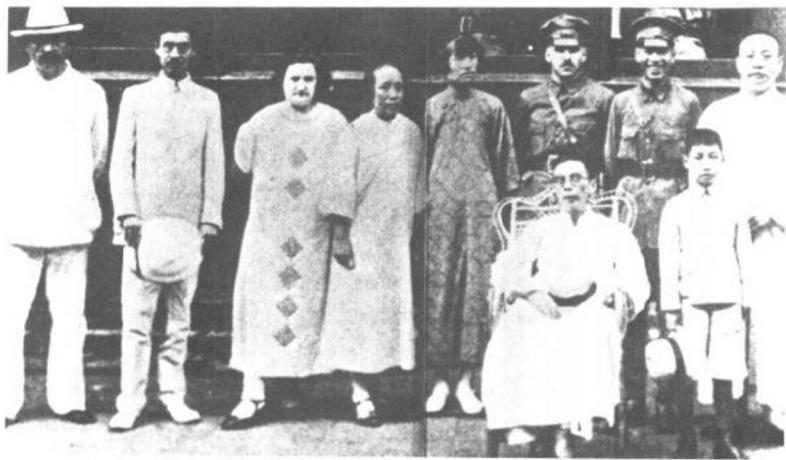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蔣夫人進行了著名的訪美活動。這是孔祥熙的三名兒女與他們的姨母宋美齡在那年的合照。左起：孔令傑，是達拉斯的石油商人；孔令偉；宋美齡；孔令侃，是紐約的一名大亨，他在長島購置了一座大宅供宋美齡安享晚年。



在美國支持宋家王朝的人中，有在中國出生的亨利·盧斯。盧斯是美國《時代》雜誌的創辦人之一，早年曾在中國傳教。這是和他夫人的合照。盧斯夫人是美國社交界的名人。



蔣介石委員長和蔣夫人與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一次快樂的留影。史迪威將軍是中國、緬甸、印度戰區的高級軍事指揮官。他對蔣介石曾予嚴厲的批評。



革命軍的左右兩派領袖爲了掩蓋他們之間劇烈鬥爭的真象，曾於北伐開始時在一輛火車前攝影留念。自左起：蘇聯顧問鮑羅廷；某一中國秘書；鮑羅廷的妻子法尼亞；廖仲愷夫人；蔣介石的第二位夫人；莫斯科的加倫將軍；蔣介石；蔣的兒子緯國；右派人士戴季陶。坐着的是蔣的「首席政治顧問」、瘸腿的百萬富翁張靜江。



富有而快活的財政部長孔祥熙把他的權力交給他的能幹而又守口如瓶的妻子宋鶴齡支配。這是他們和蔣介石合照的情形。



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青幫是一個黑社會組織，控制着中國毒品和海洛因的出口。杜是蔣介石委員長的幕後支持人。



宋子文早年畢業於哈佛大學，是在革命中湧現出來的富有創見的金融家。他把西方的知識應用於混亂的中國經濟，他也是蔣介石這位獨裁者的經濟支柱。與此同時，他也使自己一度變成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富翁。



在和宋慶齡私奔之前，孫中山是宋查理的摯友。



豐潤而執着的宋美齡是宋氏三姐妹中最年幼的。後來成為蔣介石夫人。



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宋慶齡，隨孫中山而去，
並獻身革命。



宋氏長女靄齡畢業於佐治亞州的衛斯理學院，曾一度擔任孫中山的私人秘書。後來嫁到中國一個最富有的銀行家家族中。

宋查理的美國恩人，北卡羅萊納州的朱利安·卡爾「將軍」是位擁有龐大資產的煙草商。他從事的慈善事業在美國南方家喻戶曉。他為宋家王朝積累巨大財富鋪下了基石。



宋查理的妻子倪桂珍稟性溫柔，篤信基督，為其夫生育三男三女。她的這些兒女以後成了世界矚目的名人。



在聖三一學院和范德比爾特大學求學時的宋查理，一心希望成為衛理公會傳教士。剪去了辮子，身著西服革履的宋查理此時正是風度翩翩的美少年。

目 錄

| | | |
|------|-------------|-----|
| 開場白 | 帷幕從上海拉開…… | 一 |
| 第一章 | 逃跑的「天朝人」…… | 一三 |
| 第二章 | 不中不西的人回來了…… | 四四 |
| 第三章 | 革命者…… | 六六 |
| 第四章 | 理財人…… | 八五 |
| 第五章 | 神童…… | 九五 |
| 第六章 | 致命的婉詞…… | 一二六 |
| 第七章 | 龍的牙齒…… | 一四一 |
| 第八章 | 跳舞的熊…… | 一六〇 |
| 第九章 | 爭奪權力…… | 一八九 |
| 第十章 | 青幫陰謀…… | 一九九 |
| 第十一章 | 同是一家人…… | 二三三 |
| 第十二章 | 兩姐妹的故事…… | 二五七 |
| 第十三章 | 不着邊際的幻想…… | 二八三 |
| 第十四章 | 黑社會頭子…… | 三四四 |

| | |
|-------------------|-----|
| 第十五章 遺假牙藏身老虎石 | 三三一 |
| 第十六章 爲了家族事務 | 三四三 |
| 第十七章 小妹拉攏美國 | 三六〇 |
| 第十八章 內部發生分歧 | 三七八 |
| 第十九章 灰燼、灰燼、一切化爲灰燼 | 四〇一 |
| 第二十章 宋家的遺產 | 四一二 |
| 後記 井裏的妃子 | 四四三 |

開場白 帷幕從上海拉開

上海的氣氛顯得已不再像是「神秘的東方」。我認識到這點以後感到吃驚。我原以為在南京路上驅車，經過舊英租界的跑馬廳（現在叫人民公園），在法國梧桐的遮蔭下，進入兩旁植有拱狀大樹的舊法租界的心臟霞飛路（現在叫淮海中路）的一路上，將沉浸在那種氣氛之中。人民工廠——上海到處都是這樣的工廠——造的小轎車，吃力地開到了一座磚結構小別墅旁，在它的高大的木門前停下，門旁釘有一塊寫着漢字的牌子。大門謹慎地打開一道縫，露出一張睡眼惺忪的臉，這是一位穿草綠色軍裝佩鮮紅領章的人民解放軍戰士。他看到是一個留着鬍子、圓睜着眼的人以後，茫然神情立即消失。二十年養成的好鬥性，使他警惕起來，戒心重重。

他用上海話不情願地低聲承認這是宋慶齡副主席故居。大門旁釘的牌子上本來就清楚地寫着。但是不准我進入。

我提出，能不能讓我在精心照料的花園裏走一圈。在我的心目中，似乎能聽到花園裏打槌球時發出的卡嗒聲，似乎還能聽到身材矮小的孫逸仙博士一九二〇年發出的笑聲。警衛聽了我的提議以後，瞓上了眼，做出一個叫做「白鶴亮翅」的姿勢。每天早晨一些老人在外灘一帶打太極拳時，常有這種姿勢。

失望之下，我越過警衛的肩膀向裏張望，試圖看到裏面的花草小樹、整潔的尖形山牆、窗扉的形狀，聽聽後院傭人屋中穿過樹叢傳出的聲音。警衛抬起肩膀擋住了我的視線。沒有必要告訴他，我所尋求的實際上是已經消失了半個世紀的景物。